

“重高”

的

另一副

面

孔

石 久 / 编



在重点高中这样森严壁垒的“应试”桥头堡里，
涌动着—股充满青春骚动、
多少带有反叛气息的潜流，
它们发而为文，
就显现出与温文尔雅、
埋头学业截然不同的“另一副面孔”……

上海人民出版社

“重高”另一副

的

面孔

石久 /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重高”的另一副面孔/石久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ISBN 7-208-04805-3

I. 重... II. 石... III. 中学生—学生生活 IV. G63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3787 号

责任编辑 任余红

特约编辑 汪晴初

封面装帧 甘晓培

“重高”的另一副面孔

石 久 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143,000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7,000

ISBN 7-208-04805-3/G·876

定价 12.00 元



序：用笔撒野

石 久

韩寒，这个现行教育制度的叛徒，曾是重点高中的学生，并且在校时，就显现出他的质地与锋芒。

棉棉，这个另类生活方式的张扬者，也曾是重点高中的学生，尽管因为不堪承受，中途退学了。

有一次碰到以“啤酒主义者”自喻的狗子，不无骄傲地告诉我，他是北京最有名的重点高中“四中”毕业的，同时对我说，北岛是他校友。

这些人的形象与“重高”一点也对不上号，但他们的确都出自“重高”。

仅仅是偶然的巧合？

任何一种现象，重复多了，就能在其背后找到深刻的原因。“重高”在人们印象中，通常是“应试”桥头堡、贯彻现行教育制度最得力的地方。

除了个别异类，整体上，它还有另一副面孔吗？

我接触这个问题缘于个人经验。儿子自小反叛精神很强，对通行的价值标准不以为然，但初中临毕业那年，突然想考“重高”，经过努力，居然也就考上了。偶然翻翻他带回家来的校刊，发觉有许多精彩的文字，个性张扬，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于是开始留意和发掘，并涉足这个领域的编辑出版工作，觉得自己有责任让社会了解这些孩子的内心世界：精神与感情，胸怀和志向。

这一发，竟不可收。感到现在一些“重高”学生的思想和创造力，不但远远超过当年自己那一代，甚至为许多现在的成年人不及。于是想，多编点他们的书吧，比写东西可能更有意义。因此把相当一部分精力用在这别人不屑一顾的杂务中。

“重高”与普通中学的差别，在于它占有了更多的优质资源：地域

上的、经费上的、师资上的以及学生来源，所有这一切组成一种背景、气氛或者说传统，好的“重高”，都有自己的风格。最好的“重高”，像北大、清华一样，培养学生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另外高考之严酷，也锤炼出学生的知识吸收与归纳能力及一种顽强的毅力。

而这一切，是高考指挥棒无法完全吸纳和笼罩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重高”里涌动着一种充满青春骚动、多少带有反叛气息的潜流，它们发而为文，就显现出“另一副面孔”，与我们通常印象中的规矩、谨严大不相同。

大多数“重高”的浮面生活平静而秩序井然，而文字展现出内心，这种内心的骚动不安，正是创造力的勃动与外溢。

少年时代难免压抑，这种压抑既是生理的，也是社会的，经济上尚无法自力，思想又不成熟，很容易冲动，而没有什么目标可以攻击，文字也就成为一种情绪的通道。

“重高”学生较少打架，（从前这是少年人发泄的主要途径）他们被教育得温文尔雅，至多以手中的笔撒野。即使说些过头的话，大可不必当真。谁会在骂人的时候斟酌词语？

但由此，便产生了若干看好的文章。

人是感性动物。就算讲理，凡出彩处，也无不充满喜怒哀乐。

“重高”的这另一副面孔是生动的，没有遮掩，也因此，异常真实。我想，至少私下，大家都喜欢这样。

人往往有两副面孔，一副给别人看的，另一副则留着自己享用。前者难免虚伪，后者肯定真切。这本书通过当事者夫子自道的方式试图予以揭示的当然是后者。

它很像一面镜子，我们正面对，从中能看出自己的鼻眼，远远瞧去，则祖国前途、世界前景无不显出一点影子。

如斯，此书也就功德圆满了。

是为序。

2003. 10. 10

于杭州城西风雨鸡鸣楼



录



序:用笔撒野 石 久 1

似水流年 1

痕迹 陈雍容 3

谁来陪我一起唱歌 吴 菁 7

去远方 王维佳 10

成长 梁慧晶 13

寂寞的孩子 江 水 15

为了忘却而纪念 茹 琳 26

在优雅中老去 丁怡青 30

碎片 陈雍容 32

天 邹雯燕 39

微笑生活 43

SIN-ATONE 张苏敏 45

懒鬼的课桌 叶佳雯 52

我们曾经认识 王欣宁 54

夏日漫笔:临窗远望 陈舒铭 57

潮湿的城市 吴 菁 59

中秋月夜全记录 章淡宜 60

风波	吴 云	64
俯视	张以弛	66
打开伞,我听到	张 苑	67

情感面容 69

信	程细辛	71
守望	李楠俊	74
卡门	骆伊帆	76
走过那段黑色的日子	钱丽燕	81
蓝色魅力	陈 婷	86
SUN	翟学佳	89
百威啤酒和绿豆汤	孟一凡	91
绝望守候	叶佳雯	97
你我的传奇	王 玥	99

甜酸思维 111

位置	龚 梅	113
上帝的笑	王 奇	115
永生的原理	范鸿敏	118
还是个孩子	杜 鹃	120
动画片——命运	章勤一	123
物理弱智	孙 晨	125
思绪在一节课的飞翔	骆伊帆	127
不说话的自由	张 艳	130
我们有目共睹	方 芳	135
面对痛苦与哀愁	杜 鹃	138
仪式	陈 婷	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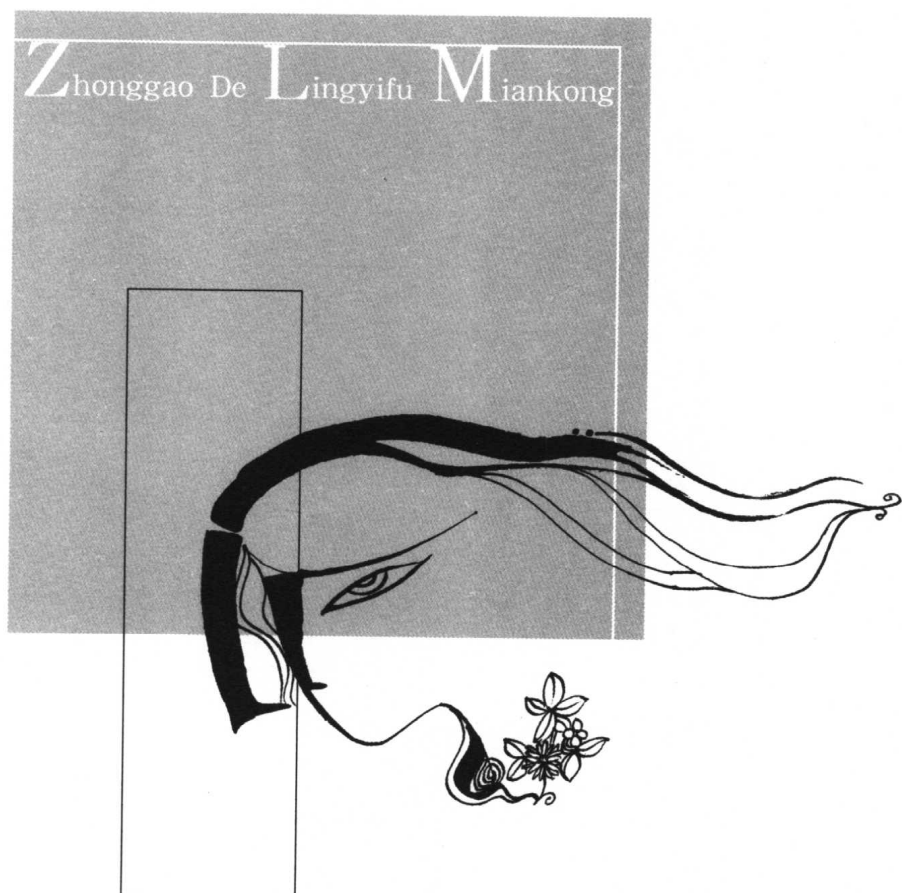
心中的荆棘树	郭兰君	142
八度空间		145
TV heart	王海吟	147
一杯水的话	唐佳羽	150
“砰”	王 坚	152
蝴蝶的自由	吴敏洁	155
星际远航	王 恺	158
寂寞	陈 洁	177
一个月生存		
——和鱼谈一个问题	余丹娴	180

S

ishui Liunian

似水流年

Zhonggao De Lingyifu Miankong





痕迹

陈雍容

放声大哭从一个梦境进入另一个梦境，
这是每个人都有的奢望。

——《黄金时代》

对于我来说，二月份是一种很不真实也很不稳定的空气。

她有一种廉价香水般的浓烈、热闹、繁盛的气息和一张春天的表情。天气很好的农历新年总是让快乐来得太容易。然后就是不安。尤其是让我坐在这样潮湿的天气里去回忆那样强烈的光线，简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被愚弄的感觉。

我恍惚记得生日那天我和周周很舒服地坐在银泰二楼的Starbucks里，隔着大块的玻璃去看脚下的街道，漂亮的、精致的、甜蜜的人群，鲜艳的公共汽车。天气几乎是完美的，整条延安路明晃晃的让我睁不开眼睛。因为阳光就好像灰尘一样无处不在。

可惜我总是喜欢找出理由来让自己不适。它突然从虚空中出现，盖住了我手上的杯子，街上的人群，服务小姐甜美的微笑，周周唱的歌，所有的东西。我想他们也许都会在瞬间化为粉尘，消逝于无形，或者他们从来都没有存在过，只不过是我一时的幻觉——亲爱的周周，请允许我这么说。于是我紧张地看着周周，考虑要不要冲她笑——或者是对空气。或者就是在我牵动嘴角的那一刹那，我会在另一张床上醒来。这是一种如此奇妙而又恐怖的感觉，以

至于我产生了一种不确定的飘浮感。

如果生命真的只是一场梦境,那么让我在 18 岁的开端了解到这一点,未尝不是什么坏事。

然而它终究是一种无法否定的奇迹。六年级的夏天我第一次去银行为自己存了一笔定期五年的小小的财产,现在在我手上的是一张快要到期的淡绿的旧的存折,带着很深的折痕。直到今天我还可以清楚地记起当时的感觉——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炎热的夏天。我很仔细地想着 2002 这个数字,想着五年后的样子,然后在席子上朦胧睡去。

我的 12 岁恐怕是我这辈子最春风得意的日子:尤其是那个夏天,我就好像一块刚刚出炉的蛋糕,冒着滋滋的热气,走到哪里都会引来啧啧的赞叹。我感觉自己前途无限光明,光明到我都懒得去考虑以后的样子。所以五年这个概念着实让人头痛,很快被放弃了。存折很小心地折好,放在裙子的口袋里。我不过是一个小姑娘,淡黄色的,活蹦乱跳的,拥有一张自己的床,一个自己的抽屉,还有一个书包。

然后那种感觉开始爬出来,妙不可言的感觉。就好像那个夏天的午后我一觉醒来,发现存折已经到期。我听到周围有细微的沙粒流动的声音,这是光和影子爬行的声音。它慢慢地、一点点地啃噬着我的皮肤,手上的笔,桌子,甚至带着一点点甜味的空气。直到最后一切都消失了,再也找不到存在过的证据。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就好像一个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被推上舞台的演员,也不知道面前有多少观众——也许成千上万,也许台下空无一人。现在我突然觉得,没有人会记得我说过什么,做了什么,因为我正在被自己逐渐遗忘。

我想我已经开始绝望地抓紧所有的实物,比如照片,比如书本,比如文字。然而这些东西终究无法逃过时间的毁灭。如果现在我死去,又有什么能证明我曾经存在过,留下了什么? 再或者如果我现在重新睡去,会不会发现自己在那张夏天的闷热的小床上



醒来,还是一个淡黄色的小孩? 那么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不朽?

于是我和周周总是在闲淡的高一的下午坐在走廊的边上。让走过的人嘲笑。傍晚的天空里总是有大块的橘红色的云彩跳舞。空气里有秋天甜蜜的桂花的香气。然而杭州的天已经不是蓝的了,总是会有灰色的雾气遮住我们的视线。我们盯着天上深浅不一的蓝色,谁都不说话。下雨的晚上我们去夜市里买打口。藏青色的顶棚上滴下的雨水把我们的书包一起打湿。花光身上所有的钱。有时候杭州夜晚的天空是紫红色的,偶尔会有几颗黯淡的星星。这样第二天就会是好天气。

M离开了。那个有着万花筒般双眸的女孩,她总是在很远的地方看着。周周问我下个学期我们就不是一个班的了怎么办。我笑着说是啊是啊明年我就不认识你了。每个人都在酝酿着离开。我总是以为自己可以记住了,可以带着尽量多的东西离开。

然而离开就意味着消失。

这两天我不停地听着一张 Jeff Buckley 在法国的演唱会。摸上去很舒服的纸壳上有蓝色和白色的线条组成的脸。那张脸上有着令人惊叹的柔和而年轻的光芒。然后是同样年轻而湿润的声音。周周所喜欢的声音。我一直不知道能有人把 Leonard Cohen 的歌翻得这样动人。两种完全不同的气息。前者优雅而内敛,后者是亮的,夺目的。年轻真的是财富。

我想这个世界上的确存在过无数伟大的敏感的灵魂,它们值得被牢牢地刻进历史的心灵。然而历史却永远是一些苍白的纸页和文字,精确的数字。那些微妙的思想和内容却从这些纸张的缝隙中溜走。五十年前利物浦的郊外,当风滑过那个会忽然微笑的少年的前额时,没有人知道那片棕色的鬈发下面埋藏着什么的幻想。现在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轻易地在书上查到他的生平,具体的或是简略的:“伟大的摇滚艺术家和激进分子,生于 1940 年 10 月 9 日,1980 年 12 月 8 日晚在公寓前被人枪杀”,如此这般。然而那个笑容沉静的少年,已经永远消失在时间里,再也回不来了。我们

永远都无法相信自己的心灵,只能求助于这些冰冷的没有血液的物质。

去年秋天的时候我听到了王菲的新唱片。满纸的浓墨重彩让人感觉到她从来没有过的力不从心。很奇怪《流年》居然就这样红了,凭着这样浅而轻的词曲,再让她这样轻描淡写地唱出来,居然征服了一大半的人心,果然是可笑又可叹了。也许这就是讨巧罢。我也算是明白了什么是英雄末路,美人迟暮。想来王菲是真的老去了,老到需要一个稚嫩而浮躁的肩膀。歌者离开了,留下了一个天后的壳子。

又是空的。

原来世间万物,大抵躲不过“似水流年”这四个字的侵蚀,即使美眷如花。

即使是五十年前那个眼睛很亮很亮的利物浦少年。

即使是我。

(作者系杭州外国语学校学生)



谁来陪我一起唱歌

吴菁

天气再次转冷,这已是开学两周以来的第三次降温了。二月冰凉的空气似乎还留有情人节甜蜜的气息。我一边享受着这怡人的芬芳,一边琢磨着春天何时到来。尽管天气一再地降温,但依我看来,这就像老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寒冬正在作垂死的挣扎。

那正是初三。离中考还有四个月。

后来我才知道,那四个月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日子。

虽然是冲刺阶段,但一切并非想象中那样紧张。对于我这种性格的人而言,有足够的时间去做一些琐碎的事情。

吃完饭,我和小A在校园里散步,然后找了个台阶坐下,静静地坐着,聊一些无关紧要的事。眼看着头顶的天空慢慢地黯淡下来,直到昏暗。这时整幢教学楼的灯就会一下子全亮起来,灯火通明的样子,像是在变魔术。于是我和小A便站身起来,掸掉裤子上的尘埃,轻快地走进教室夜自习。

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刻便是就寝前夕。穿着睡衣,端着脸盆的姑娘们在过道中忙碌地穿梭着。这时候我会觉得生活是如此美好,因为每个擦肩而过的女孩子看上去都是那么有生气地活着。虽然此刻她们都是一脸倦容,但明天早晨又都会像花儿一样绽放。

熄灯后掏出电筒和耳塞,边听音乐边做习题。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听这档节目。男主持人会放些新鲜动感的音乐,但更多的时候播放的是一些让人内心温暖的歌曲。有时也念些稿子。每当此时,我就会敲敲床边的那块墙板,而睡在那一侧的小A也总会敲

几下作为回应。那种干净而纯粹的感觉让人感伤。

然后天气开始变暖。那个春天天气变化得有些突兀。倏地一下越过了春寒料峭的时节,转而变得暖洋洋。

如此美妙的夜晚,我和小 A 很乐意去操场闲逛。和煦的春风吹得人沉醉,心神安宁的味道。转了几圈才发现,来的人还真不少。而其中又以情侣居多,俨然成了一道风景。在跑道上漫无目的地走着。昏暗的灯光下,你永远无法预知下一个迎面走来的会是谁。只有在相逢的几秒内,才能作出判断。这个游戏使我和小 A 感到新奇而刺激。有时走过来的是年轻的男孩与女孩。有的牵起了手,有的只是并肩走在一起。但从他们的表情中,总能察觉到一丝甜蜜。这些青涩的感情让我有被幸福包围的错觉。

走得累了,我们就坐到升旗台上去。远远望着操场上缓缓移动的黑影,身后是一片嬉笑追逐的喧嚣。有时我和小 A 的视线会有瞬间的交汇。然后我们相视而笑,不需要语言。黑暗中小 A 的眼睛很美很明亮。就这么坐着,谁都忘记了时间。直到铃声急促地响起,我们才尖叫着,欢笑着,向教室奔去。

四月本是个恋爱的季节,因为人间四月天的缘故。但我们的生活却一点都不浪漫。保送生走了以后,我们的理想生活就突然回归了现实。其实我和小 A 一直有着各自的理想,只是大家都刻意地回避它。彼此都觉得时日无多。那段时间常去隔壁新造的一所小学。我们总是趁着保安不注意,偷偷地跑去二楼的一个过道里唱歌。我和小 A 有很多喜欢的校园歌手,于是便把他们的每首歌一遍遍地唱。空荡荡的教学楼里,只有我们的声音在不断地回旋、往复。就像一张放入 CD 机的唱片被一次次地重复播放。失落的心情在油漆所散发的刺激性气体的强烈冲击下,变得难以控制。常常在唱到一半时,已泪流满面。

寝室里也满是惺惺相惜的意味。仲夏的夜晚使我们这些年轻的心躁动不安。值班老师睡去后,便开始我们的派对。大家端着水杯在各床各铺间穿梭,宛如欧洲沙龙舞会上的贵妇和小姐们。



有时楼下的男生也会来凑热闹。他们会在女生的惊呼中点燃璀璨的烟火。然后握在手中,挥舞出很美的姿势。在烟火忽明忽暗的微光下,女孩子们绽放出迷人的笑容。

烟火燃到了尽头,一切都暗了下来。眼底依然是灼伤了般的阴影。我想即使是最深的黑暗也有黯然的时候。

闹累了,躺回各自的床上,大家开始讲一些毫无头绪、缺乏逻辑的话,接着总会有人唱起一些旋律简单的民谣。微凉的夜风穿堂而过。全寝室的孩子们都安静地听着,直到一个个相继睡去。

而那时的我总爱喝很多的红茶,所以长时间整夜整夜地失眠。那段时间,我爱上了一档午夜的音乐节目。那档来自上海的节目做得极其精致、风雅,男主持人低沉的声音粉碎了我所有的意志。曾有几回试探地敲击墙板,想知道那头的小A是否还醒着。然而结果总让我失望。后来我明白了,并非所有的人都像我一样神经衰弱。我独自享受着夜的寂静,最后也筋疲力尽地沉沉睡去。

最后的夏天终于要走到了尽头。

离开学校的前一天晚上,整栋宿舍楼的孩子们都在忙碌着打点行装。然而我和小A却同时感到莫可名状的哀伤。熄灯后,我们站在走道的拐角处,面对着空旷的夜,不断地低声哼着歌。我们站在黑暗中,看着夜色一点点变深,最后成了一片荒芜的样子。风也冷了,我不禁颤抖。小A走过来抱着我。我笑笑说,没事,会好的。可是小A她知道吗,我心里想着,以后再也没有人会在黑夜里陪我唱歌,在寒冷中拥抱我给我温暖。

回到寝室,她们全都已经睡了。在一片均匀的呼吸声中,我小心翼翼地爬上了床。邻床的那个女孩子在睡梦中露出甜美的笑容。我揉揉她的发,她很乖巧地翻了个身。

于是在漫无边际的黑暗中,我轻声念道:我们都在长大,那种实现梦想的疼痛是我们所要去经受的。然后,一切都会好的。

(作者系杭州高级中学学生)